



家国恨

谢孝龙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家国恨

谢孝龙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国恨 / 谢孝龙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399-9388-1

I. ①家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7346 号

书 名 家国恨

著 者 谢孝龙

策 划 于奎潮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125

字 数 40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388-1

定 价 4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杨六宝是大号，因家族里排行第六，所以叫六宝。但村上人不叫他“杨六宝”，他们打小都叫他“洋卵脬”。

六宝幼时长得粉嫩可爱，每当他娘抱着他在外面玩的时候，熟人见了都会上来逗弄一番，不论男女都会很自然地伸手去摸他的下面：“呵呵！老杨家又多条根了啊！”这一带的风俗如此，大人遇到小男孩都习惯摸一下他的小鸟，以表示对小孩子的喜爱和对大人的赞赏。可就这一摸，了不得！几乎所有人都会吓了一跳：人小鬼大！恁小的娃，怎么会有这么大个鸟！

六宝的那话儿真的很奇特，但凡见过的，无不惊讶于它大到与孩子的身体比例太不协调。不光那根棍棍又粗又长，棍棍下面的那个袋囊更是大到出奇。最初见到的人都怀疑孩子是不是得了小肠气，是“气卵脬”发胀了。等听到他娘回答说“不哭的时候也这样”后，大家就都笑了：“不是‘气卵脬’、小肠气，那么这小子真是长了个他光棍爷爷说的‘洋卵脬’了！”当时日本鬼子还没来，村里只有杨光棍当年在闹“义和拳”时见过洋人，他的话自然有不少人信。架不住人人都这么说，于是杨六宝在乡亲们口中就变成了“洋卵脬”。

“洋卵脬”越来越有名。从石臼湖东岸一直到湫湖山西边，是一个几十里地开阔的大田冲，湖东边的人几乎都知道白马河入湖口的杨家塘村有个小孩叫杨六宝，杨六宝长了个“洋卵脬”。

杨六宝这么有名，倒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“卵泡”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娘。

六宝娘不是杨家塘人。杨家塘在石臼湖东岸、白马河の入湖口旁，而六宝娘的家在白马河上游的湫湖山西坡，沿着白马河往东还有几十里呢。从石臼湖东岸到湫湖山西边的这一大片地方，靠湖边的这一片大多是水田，乡民多靠种水田、打鱼为生，称“渔乡”；靠湫湖山的那一片山地、坡地多，乡民大多靠打猎、卖山货过日子，称“山乡”。六宝娘是渔乡难得一见的山乡女。当地人习惯用女人娘家所在地名加个“姥”字来称呼外

来媳妇，所以六宝娘这个从山乡来的女人就被叫做“山乡姥”。

山乡姥刚嫁到杨家塘时，凡看到她的长辈都夸：“看这丫头的屁股，磨盘子一样硕大，娶了家去一定多子多福。”

嫁过来十来年，她前前后后生了七胎，几乎一年一胎，虽然只活下来三男两女，但山乡姥早就生烦了。可是老公似乎对她有着无穷的迷恋，无论多忙多累，每过几天总要把她揉拍一番、撞击一阵，她就又怀上了。

生下六宝后，她下了决心：绝不再生了！

最后的办法是：不断奶！这也是老辈子的经验：生了娃后一直喂奶，通常只要不给怀中的孩子断奶就不会再怀上娃。

说起山乡姥的这对奶，跟她的大屁股一样出名。这婆娘当年嫁过来，大家只注意到了她那磨盘一般的大屁股，倒没过多在意她的胸脯。可待到她有了身孕，随着肚子大起来，她胸前就像充气一般鼓胀起来。到孩子生下来哺乳的时候，她那一对奶竟鼓胀到比娃娃头还大，高高挺挺地一步三晃，让人不忍直视。更奇怪的是，她那对奶在孩子断奶后不像常人一样收缩回去，依然鼓鼓地、挺挺地。

杨家塘的女人都说，这女人天生一对好奶，孩子有福。

杨家塘的男人都说，这女人天生一对好奶，老公有福。

女人坚持不给六宝断奶，期望着从此不再怀孩子。这方法还真的有效，一直给六宝喂着奶她还真的就一直再没怀上。更奇怪的是，三十大几的娘们，哺乳过那么多孩子的双乳，不仅一直能泌出丰富的乳汁来，而且一直是那样白嫩鼓胀，夺人眼球。

从湖东边到山西边，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在家的闺女是金奶子，出嫁的媳妇是银奶子，奶娃的婆娘是狗奶子。当地的习俗是女人一旦生过孩子、奶过娃，对胸脯就不再遮遮掩掩的了。夏天热起来，婆娘跟老爷们一样都不穿上衣，都光着膀子行走。不仅在家如此，连出门走亲戚、上街买东西都这样。自古风俗如此，一到夏天满世界光着膀子的男女。女人毫不在意袒胸露乳，男人也习以为常。

可是，面对山乡姥那一对豪乳，男人的眼神就有些不同。

六宝一年年长大，都三岁了还在吃奶。有时他跟一帮孩子在外面玩，会突然对同伴说：“你们等我会儿，我回家吃口奶再来。”

于是小伙伴们都笑。六宝却觉得天经地义，一溜烟跑到母亲身边，扑上去就吸。为娘的则不管在干什么，也不管在哪里，总是毫无顾忌地敞开胸来任他吸。

旁边的大人就笑，笑着上来就摸：“来，‘洋卵脬’，让我摸下卵脬。”六宝从小习惯了，概不拒绝，一边叼着他娘的奶头，一边大喇喇地大张开腿，任人摸他下面。

为娘的就有些自得地说：“六宝，咱不给他摸好么？”

六宝却满不在乎：“多大事啊，让他摸，一摸三长，越摸越大！”

大家就笑，说六宝大气。

有的男人一边摸，嘴里就夹枪带棒：“‘洋卵脬’，你长大了要娶个什么样的妈妈娘子①啊？”

“娶个跟娘一样的！”六宝不懂男人话里的话。

“哪里跟你娘一样呢？”

“有大奶！”六宝豪爽地回答。

于是大家就哄笑。

一片粗鲁开怀的笑声中，六宝又跑开玩去了。

弯弯的月亮高高地挂在石臼湖上。杨家塘沐浴着清辉，宁静而安详。不知哪家传来母亲哄孩儿睡觉时哼唱的小曲：

月亮耙耙亮堂堂，
照见家婆洗衣裳，
衣裳洗得白洋洋，
小哥穿了上蒲塘……

第二章

玩笑归玩笑，“卵脬”再大也不能当饭吃，老婆的奶水再足也喂不饱全家。六宝爹一个人，种田加打鱼，得养活连自身七口人，骨头累散架也

① 妈妈娘子：本地对已婚妇女的统称。

够呛。看着孩子穿的衣服都破成渔网一样，他只能暗自叹气：什么多子多福，这叫多生孩子多遭罪！

杨家塘的村民并不都姓杨。全村大部分姓杨，其余近三分之一姓朱，还有少数几户姓赵和徐。杨氏大都住村东，朱氏和其他杂姓大都住村西。似乎是为了印证“人们祈祷什么就缺什么”的古话，尽管每年春节杨家塘各家各户都要贴上“丁财两旺”的条幅，祈盼人丁兴旺的同时也家财兴旺，但近几代杨家塘杨、朱两族似乎永远只能各得其一：杨氏大都像六宝家一样人丁兴旺，但家道贫穷；朱氏虽家道殷实，却大都子息稀少。杨氏族人的日子大都过得紧巴巴的，脚下的地、打鱼的船多半是从朱姓财主家赁的，一年下来交完田租、船钱，剩下的连糊口都难。

不过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却让六宝爹懂得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。这一年村上最富的朱大财主家那个多年未生育的儿媳妇，终于在流掉了一胎后又生了，而且是个男娃，朱家欢天喜地地办完满月酒后就传出消息：少奶奶的奶水严重不足。朱家在商议请奶妈的时候自然想到了六宝的娘，想到了山乡姥的那对大奶。朱大财主开出的价很公道：山乡姥去朱家当奶妈，抵掉六宝家的船租钱外，年底再在田租里减掉一担稻子。

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必须给六宝断奶！

六宝的爹娘明白老东家向来厚道，这奶妈的待遇更是少见，两口子自然满口答应。

六宝自然是哭天喊地。他已经习惯了，不仅要吸奶，每天晚上还必定要摸着娘的奶才能睡着的。可为了让他彻底戒断，娘竟然连摸也不给他摸了！于是他就哭。哭了就打，打了就哭；哭就再打……多少个夜晚，六宝都是带着眼泪又气又恨地进入梦乡的。

他气的是父母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地就突然不给吃奶了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娘的奶子自己连碰都不能碰，但爹却可以又摸又揉。尽管有时他爹摸娘的奶时看到他眼巴巴的可怜样子，他爹也会笑着说：“好吧，让你也摸两下解解馋！”但就摸这么两下，爹娘通常都像给了莫大恩赐似的说：“这下好了吧？还不赶紧睡？”他委屈：娘的奶本来就是自己的，怎么摸两下倒成了赏赐了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近四岁的他知道，娘的奶从此不属于自己了。

他恨的是朱家那“小坏种”。他认定自己的每一次挨打、每一滴眼

泪，都是因了那要吃他娘奶的朱家“小坏种”——他实在想不出其他比“坏种”更恶毒的词汇来命名他的敌人了。他闭着眼睛都能想出那“小坏种”捧着娘的大奶拼命吮吸时的幸福样子，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挂下来。娘对自己从来都是那么温顺，可自从要给他断奶起，每当他要吸奶摸奶时娘总是那么严厉凶煞。六宝认定娘一定是喜欢那“小坏种”胜过喜欢自己。娘每天定时几次丢下自己往朱家跑去，六宝坚定地认为，小坏种夺走的不仅是自己吸奶摸奶的享受，还有娘亲全部的关爱。想到这些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与仇恨笼罩在六宝的心头。

让六宝尚存一丝希望的，是后来他发现娘从朱财主家喂奶回来，似乎并不开心。

娘多次跟爹和邻居说起过“小坏种”喜欢咬奶头。“好好地吸着吸着，突然会死命一口咬下来，疼到整个人都要跳起来，疼到骨子里去……”

听到这个，六宝对“小坏种”的恨实在无法用语言描述了。他弄不明白，娘那么甜美的乳汁让自己恨不得日夜饮啜，那么雪白柔软的奶让自己爱不释手，这坏种你要么就不吃，何至于去咬呢？！

“你看，娃刚刚长牙，这牙印还在。我真担心，说不定哪天那孩子会一口把我奶头给咬下来。”女人托着奶给他男人示意着。

六宝也关切地凑近前去看。看到娘那粉嫩奶头上被咬出的殷红，六宝气愤到眼中要冒血。“这天杀的！”六宝心中在怒吼。想起娘粉嫩小巧的奶头含在自己嘴里的那份幸福，想到啜饮乳汁的那份甜美，六宝暗暗发誓：哪天我要咬断你这小坏种的脖子，让你偿还这血债！

“我家六宝吃了这么多年奶，从来没咬过我一口……”女人还在跟他男人絮叨着。

旁边的六宝心里说：我的娘亲唉！我爱都爱不过，怎么舍得咬呢！他没说出口，但心中升起一丝希望：也许终究有一天，娘会无法忍受那小坏种的残忍，重新让自己拥有娘亲的大奶的！

六宝没想到这天娘会带上自己去朱家喂奶。他不知道他娘为什么要带着他，他只当做是娘亲对他的爱又回来了。六宝牵着娘的手，蹦蹦跳跳地跟着娘从村东头往村西走。

杨家塘村很大，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，有百来户人家，半环绕着

村前那有大几十亩水面的杨家塘居住。有条大路从村东沿着水塘北岸一直通到村西。水塘北面人家最多最密,沿塘边的大路一字排开有十多户,大多是比较有根基的大户人家。包括杨家祠堂、朱家祠堂、村公所等也在大路边面向杨家塘一字排开。水塘东西两边的人家相对少些,东边杨氏居多,大多是土坯草房,西边朱氏居多,大多是青瓦白墙。村子最西边有十几户人家一直散落到石臼湖边,大多是外来的徐、赵等小姓户头。村背后就是从湫湖山流过来的白马河,河口入湖处的水面很开阔。

朱大财主家在村子最西头,是全村最大的富户。朱家宅院建在村西的湖边、河口,一连三进、每进五开间的大瓦房。宅院西边就是湖,北边就是河。

六宝和小伙伴平日只在村公所附近玩,最西头的朱家大宅这边很少来,更没进去过。六宝紧跟着他娘进了神秘的朱家宅院,穿过好几道门,也没人多问。娘俩径直走到了第三进的内宅。

六宝多少有些胆怯,特别是内宅光线很暗,刚从外面进来眼睛看不大清楚,让六宝很不自在。

“少奶奶,让我来吧。”一个清瘦的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,六宝娘径直走过去轻轻地说。

“怎么才来!宝宝都饿了半天了。”女人说着把自己的奶头从孩子的嘴里移开,将孩子交给六宝娘。

眼睛渐渐适应了阴暗光线的六宝,这才看清楚屋里。当他看到少奶奶的胸前,忍不住要笑起来。这女人胸前平坦坦地,两个奶估计用手撮都撮不起来,顶上两个酱紫的奶头干瘪地耷拉着。六宝想,这瘪奶哪能啁出奶水来!

听到“吧叽吧叽”的啁奶水的声音,六宝转过头来。他终于看清了他的“仇敌”,那个他诅咒了千万遍的“小坏种”: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,此时正扑在六宝娘的怀里,伏在那丰满的大奶上狂吮着。不知道是六宝娘的乳汁太多,还是这小子吮的太猛来不及吞咽,一些白色的奶汁顺着他的嘴角滴挂下来。

“饿死鬼投胎!”六宝吞了吞口水,恨恨地看着。自从断奶以来好几个月了,除了偶尔得到父亲的恩准摸一两下娘的奶外,娘没有一次允许

六宝的嘴碰过她的奶头。自己这么苦打苦熬，为的竟是让这“小坏种”、“饿死鬼”享用！真不公平！

似乎是吃呛了，孩子咳了几声。

“呛死你！”六宝恨恨地在心里骂着。

“吆——”突然六宝娘一声不太高声却足够凄厉的惨叫声传来。六宝吓了一跳，他从来没听娘这么惨叫过。他明白过来，那孩子又咬娘的奶头了。

“你好好喂！你闷着他、呛着他，他自然要咬你。”少奶奶冷冷地说。

六宝娘疼的还在吸冷气，听了少奶奶的话，什么也没说，忍着钻心的疼痛，把奶头再塞进那娃的嘴中，眼睛盯着孩子的嘴。

六宝关切地看了看娘，也顺着娘的眼光，盯着那“小坏种”的嘴。

孩子的嘴依然在没命似的吃着奶，一口接一口。

母子俩提心吊胆看着那啍动的嘴，一眼不眨。

母亲在担心着那突如其来、也迟早会再来的狠咬和钻心疼痛。

六宝在期盼着母亲再没有那种可怜的疼痛和痛苦的喊叫。

“哟——呵——唏——”六宝母亲突然疼得全身一抽搐，以尽量压低的声音吸溜着冷气，把奶头从孩子嘴里移开。

谁也没料到，站在旁边的六宝突然扬起手来，一巴掌向那孩子头上扇过去！

“呜哇——”孩子大声哭叫起来。

“噉——造反啦、造反啦！下人打主人啦！”少奶奶尖声叫喊起来。

六宝娘一时呆住了。尽管她觉得六宝根本没扇到孩子头上；尽管孩子嚎叫根本不是因为被打到，而是因为刚才她疼得下意识地一让，她的奶头离开了娃的嘴，他吃不到奶才哭的，现在嘴再碰到奶头马上就不哭了，可少奶奶的叫喊声变成斥骂了：

“不得了啦！哪里来的野种在这里打我家少爷？有人生没人教吗？我花钱请奶妈，这倒是请回个主子来了，动手就打，哪里有天理啊——”

六宝也呆住了，他哪里见过这阵势。他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会发出这种尖叫和干嚎，他善良和顺的母亲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声音。看着干嚎的少奶奶，六宝甚至觉得有点后悔：他一巴掌扇过去，娘正好托着孩子的

头凑去胸前喂奶，他的手只是指尖在对方头上蹭了一下，他原本是想结实实扇那“小坏种”一巴掌的！

“怎么个事情?!”听到吵闹声，少东家朱成业，也就是这干瘪女人的丈夫走过来询问。

“怎么个事情？这哪里是雇的奶妈，是你给请来个奶奶！才吃了她几天奶，身子精贵啦，孩子的嘴都碰不得她的奶头了呢！一碰就说孩子咬她，做张做致，一脸不愿意的样子。这倒好，现在连我们少爷也敢动手打了，这还是当着我的面呢，要是背着我，还不把孩子给折腾死了！”少奶奶一边夹三加四骂着，一边过来夺过孩子。那孩子嘴巴一离开六宝娘的奶头就嘶叫哭喊起来。

“山乡姥，怎么回事？”朱成业严厉地发问。

六宝娘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拽过被吓得紧依着自己的六宝，抡起手掌就打他屁股。

六宝记得，在家从来只有爹会打自己，娘永远都那么慈爱温顺，从来没打过自己。他觉得自己刚才就是为了维护娘，娘却一反常态打起自己来，太出乎意料了，气愤加委屈，他也哭喊起来。

那边少奶奶还在叫：“你看见了？人家打自己孩子是打屁股，打我们宝宝可是专打头！见过这么恶毒的人吗！”她怀抱中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要吃奶，还是被她的尖叫吓着了，哭叫得更响了。

“你吵吵什么！”朱成业回头对自己婆娘说，“你先带孩子出去，别吓着孩子！”一边说着一边把她推出门去。

少奶奶出了这屋，一边走一边还在骂着什么。

朱成业走过来，拉开六宝，站在六宝娘面前。六宝娘一是顾着打六宝，二来也是因了一贯的风俗，胸前依然光坦着。朱成业就两眼盯着她那胸前的白花花：“娃真的咬你奶头了么？”

“是的。可能是刚长牙、牙根痒，老是咬。”

“孩子都长牙了么？”朱成业有些惊讶：“那咬起来很疼吧？咬破了么？”说着手就作势往上摸。

六宝娘身体一侧，赶紧把衣襟拉过来挡住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

“要是咬破了可没法再喂奶了啊。来，我看下，要不要弄点药水搽

搽……”说着手就往女人怀里钻。

“不用了，少东家……不要了！”六宝娘挣扎着，把男人的大手往外拽。

可男人的大手在里面揉捏着，坚决不肯出来。

“少东家……少东家！”六宝娘站起来，语气、脸色都不好：“少东家！你别这样，孩子看着呢……”

朱成业说：“孩子懂啥。”回头和蔼地对六宝说：“六宝，叔给你娘治病呢！”

六宝见朱成业对他娘和自己都很和蔼，就点点头不哭了。

朱成业一只手在上面摸，一只手就去解女人的裤腰带……

六宝娘快速地整理好衣服，拉着六宝的手就走。

出了朱家宅院，母子俩默默地走着。

“娘！还疼么？”走了一段路，六宝问。

六宝娘慢慢停了脚步，蹲下来看了看六宝，一把抱住了，头偎在六宝头边，抽泣起来。

“是咬破了疼么？”六宝见娘哭了，觉得这次咬的一定很严重，很认真地问。

六宝没回答，而是关切地问道：“咬破了再吸，是不是很疼？”

“破了，都出血了，再吸自然疼呢。”说着就扣上了衣襟。

六宝看着娘的眼睛：“我再也不吸娘的奶了！”

娘双手扶着他的肩膀：“真的么？我家六宝真的不吸也不想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六宝坚定地点点头，“是的！我不吸，也不给那坏种吸！”

“六宝好！”娘擦擦眼睛，理好衣服，看着六宝的眼睛对他说：“娘知道六宝疼娘，娘也相信六宝。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先不告诉爹，若你真做到了，我让你爹奖你好么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今天你看见的事情也都不告诉你爹，好么？”

“嗯！”

娘亲了下六宝的头站起来，牵着六宝慢慢往家走。

六宝后来才想起来，他答应了娘，可娘好像没应诺他不再给“小坏种”吃奶……

第三章

杨家塘村后的白马河里，六宝和一帮小伙伴精赤条条地在河里戏水。

杨家塘村民半农半渔，几乎人人会打鱼，个个会游水。小孩子会走路的时候家长就会把他往水里丢，根本不用人教，一个个早就都会水了。至于像六宝这般已经快十岁的孩子，则个个在水里都像泥鳅一样灵活。

像这样的三伏天，湖边、河口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。不过，在水里扑腾的大都是穷人家的、没人管的孩子。有钱人家把孩子看得很精贵，通常是不让他们参与这类危险游戏的。即使孩子想出来玩，最多也就是由家里大人带着，穿戴整齐地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热闹。六宝的“仇人”——朱家宅院的“小坏种”就从来没跟大家玩过，也从来没下过水。

六宝这边的杨氏后生都说是“坏种”的“卵脬”太小，不好意思让人看见，所以不敢光屁股游水。

关于朱大财主家孙子的“卵脬”小得可怜的说法，村里许多人都听到过，但真正亲眼见过的不多。六宝娘在朱家当过奶妈，自然是见过的。只是每当有人问起来，六宝娘总是笑着说：“只要是男娃，有个‘卵脬’就精贵，大小有什么要紧？”

问话的人就说：“感情你家有个‘洋卵脬’，你才说的这么轻松呢！”

六宝娘依然笑着说：“六宝的倒是大呢，还不是吃糠咽菜，管什么用？”

这样的对话六宝听到过很多次，每当听到娘这么说，他总觉得娘有些夸耀他的意思。令六宝多少有些不足的是，那“坏种”从来没跟六宝他们一起光屁股玩耍过，因而六宝也就没见过“坏种”的卵脬到底小到什么地步，所以六宝也就始终没找到当众鄙视他“仇人”的机会。不过，每当六宝和大伙一起光屁股玩水的时候，只要有同龄的朱氏后生在，他都不会放过炫耀实力的机会。

孩子们正一个个排成队从河上的桥洞里往水里跳。每当一个孩子从桥洞中跃下，随着溅起的浪花，还飘荡起孩子们的一阵喝彩和欢笑。

跳着跳着，朱、杨两姓的孩子就分成了两帮，都争着说自己这边的人跳得高，砸出的水花大、声音响，够英雄。

“水生，你敢不敢直接站在桥面上往水里跳？”六宝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对他最要好的朋友说。

水生在水面上抬头看了看桥，有些迟疑地说：“桥面大概有三丈高呢！”

“多大事啊！你看那些‘蠢猪’在桥洞里跳的那么欢，咱们要胜过他们！”杨氏小伙伴私下称呼朱氏的孩子为“蠢猪”，而对方也蔑称杨氏的孩子为“懒羊”当回击。

“六宝你敢跳，我就敢！”水生鼓足勇气说。

“走！”

听说六宝要从桥面跳下来，杨氏这边的小伙伴都叫唤起来：“‘蠢猪’仔们，看我们杨家将好汉的表演！”

所有小伙伴都向六宝和水生看过来。

朱氏后生没人敢比拼，就想吓唬六宝他们，齐声在喊：“跳的这么高，摔破‘洋卵脬’！”

六宝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

六宝和水生跑到了桥面，低头向桥下看着。他们发现刚才在河里从下面往上看，桥面似乎不太高。可到了桥面上往下看，桥面一下子好像高了很多。水生就有些犹豫，对六宝说：“这……六宝你不怕你的大蛋蛋被水面拍碎掉？”

六宝听出了水生的胆怯，看了看水生：“多大事啊，双手捂住就行。你怕了？”

水生依然嘴硬：“你敢跳，我就敢！”

六宝说：“男子汉，说话算数！说跳就要跳！咱让那些‘蠢猪’们开开眼！”

水生说：“这么高，拍到肚皮也很疼的！”显然水生并不像六宝那样坚定。

六宝说：“一手捂住蛋蛋，一手护住肚皮，看我的，多大事啊！”说完，两手各捂一个地方，一纵身就跳了下去。

只见河面溅起一大阵水花，水里的杨氏后生都铆足劲地叫好。

好半天后，六宝从水底冒出头来，朝桥上面喊：“水生，一点都不疼，跳！”

水生还在犹豫，但六宝已经跳下去了，自己又不好回头。正迟疑着，下面的朱氏后生都在喊：“懒羊吹牛皮，懒羊耍赖皮！”

下面的六宝等杨氏孩子就都叫：“杨家将，是好汉！”“杨水生，最大胆！”

水生一听，顿时来了勇气，眼睛一闭，就跳了出去。因为终究有些胆怯，跳出去的时候有些迟疑，水生横着身体朝水面砸下去。

一阵水花溅起，水生好半天没出水。六宝一个猛子潜下去，不一会儿托着水生从水里冒出来。水生脸色煞白，猛烈地咳嗽着，一帮杨氏伙伴都游过来帮他们。

那边朱氏的孩子都在笑，有的叫“跳的这么高，摔碎了‘洋卵脬’”，有的叫“杨水生，摔了个二八昏”。杨氏这边就有生气的，抓了烂泥就往那边扔。很快，对方也有烂泥朝这边招呼过来。于是双方的小伙伴就都一个个往水底潜，从水里抠起烂泥朝对方扔。

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，突然村里传来一阵密集的锣声。小伙伴们都知道，这是村里出大事了。本地的习惯，一旦出大事了就筛锣聚众，村民听到锣声必须尽快奔赴本族祠堂听从号令。六宝他们知道，肯定是杨、朱两族又打起来了。这几年村里只要筛锣，一定是两族又干仗了。六宝和小伙伴们的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杨、朱两族的大人们总是干仗，经常非死即伤。不像他们小伙伴，尽管他们也经常像今天这样打水仗、打泥巴仗，但大家都是闹着玩的。

“大人一点都不好玩！”小伙伴们只好结束了欢乐的水中游戏，一个个郁闷地回到了家里。

晚上，六宝爹还在祠堂里议事没回来，六宝娘在油灯下纺纱。在六宝眼中，他娘似乎永远有事做，他几乎从没见过他娘停歇过。尤其是纺纱，六宝几乎每天都是在他娘纺纱的嗡嗡声中入睡的。

“娘，为什么大人总是要干仗呢？有多大事啊？”六宝还在为白天快乐的水中游戏被打断而懊恼，在蚊帐中问。

“因为朱家欺负我们杨家啊。”六宝娘没抬头，专注地纺纱。

“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杨家啊？”六宝不懂。

“因为他们姓朱，我们姓杨啊。”六宝娘微笑着说。

“姓朱的就一定要欺负姓杨的吗？”六宝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。

“自古‘猪羊不同圈’，猪和羊在一起当然要争斗的。”

“猪和羊为什么不能同圈呢？”六宝还是不理解。

六宝娘一边纺着纱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猪喜欢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好吃懒动。羊天生喜欢走动，要到处找吃的，还喜欢吃新鲜的。猪看不上羊，说羊是蠢材劳碌命，不会享福。羊看不上猪，说猪憨吃憨睡蹭白食，白吃等死。两个都看不上对方，哪里能有个消停呢？……”

娘在唠叨着，纺车在嗡嗡响着，六宝慢慢睡着了。梦中的他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，不管姓杨还是姓朱，大家都很开心……

第四章

“洋卵脬”这个外号一直被喊到十来岁。六宝自己并不在意，他有点为自己胯下的东西而得意。而且从小你摸一下、他抱一下，乡邻们遇到他都喜欢玩笑闹腾一番，六宝自然就形成了随和开朗的脾性。特别是他总喜欢把“多大事啊”挂在嘴边，也让乡亲们特别愿意逗他玩。只是六宝爹娘见六宝渐渐大了，胯下的玩意儿大到比一般成年人还大，总在人前晃来晃去实在不雅，就不准六宝再随意脱光，也到处求告乡亲们别再叫孩子外号，“洋卵脬”才慢慢被叫回了“六宝”。

六宝从小跟着他爹的腿滚，田地里一身泥水，渔船上满身腥臭，他没觉得有什么苦。时不时被他爹骂几句、打几下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，最多自己对自己说句“多大事啊”就过去了。家里虽穷，但也许是粗粮、鱼虾吃多了，六宝自小身体就很棒，不到二十岁，小“洋卵脬”已经长成远近都少见的俊后生了。

六宝打小就跟着爹走街串巷卖鱼，近地八方也走了个遍，从渔乡到山乡，哪个村庄哪条巷，哪条水沟哪座山他全记得。六宝不光长得俊，而且干起活来不留力气，卖起鱼来价格公道，村里村外没有人不喜欢他。特别是各村的媳妇、婆娘们，只要看到六宝进村卖鱼，都争相前来购买，

她们都知道六宝的鱼不仅新鲜，而且秤星上总是很好说话的，动不动就一句“多大事啊”，把零头就抹了。

这天一大早，六宝一听到爹娘房里传来起床的声音了，就一激灵从床上爬起来。他很快穿好了衣服，开了门站在院子里候着。不多会儿，六宝爹走出屋来。六宝一看爹的装束就知道今天要下湖，赶紧过去嬉笑着说：“爹！让二哥下地，让我跟您下湖好么？”

六宝兄弟三人，当初请了先生起的大号，兄弟们是按江、河、湖、海来取名的，他大哥叫江生，二哥叫河生。六宝按排行应该叫湖生的，可六宝小时候“洋卵脬”的名气实在太太，这二年人们又转口按家族排行叫他六宝，所以他的大号“湖生”仅仅在家谱上登载着，谁也没叫过。

他爹瞪了他一眼：“快二十的人还是贪玩！你咋就一点都不像河生，你就这么讨厌侍弄田地？”

“二哥侍弄田地比我更在行，”六宝腆着脸求告着，“您让我跟您下湖，今天一定会捞很多鱼的！”

他爹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还不是图了跟水生去嚼白舌！”

六宝知道爹同意了，屁颠颠赶紧去拾掇渔具。他整理的是一种当地常见的拖渔网——“踩脚网”，也叫“猪婆网”。网横穿在一根很长的绳索上，网的下端织结上许多上宽下窄的小网兜，看上去像老猪婆下垂排列的猪奶子。

等父子二人把渔网拾掇好了，那边六宝娘喊：“早饭好了。”

热气腾腾的几大碗山芋糊糊已经放在桌上。六宝的大姐、二姐都出嫁了，大哥江生成家后分出去单过了，他和二哥河生与爹娘合住。六宝和父母、哥哥就着大碗吸溜起山芋糊糊来。碗中看不见山芋，隐约只有些山芋的筋和碎末，吃起来根本用不着筷子。下饭的菜是咸干鱼，也用不着筷子，直接用手抓了吃。四个人都是一手咸干鱼一手大碗，各自吸溜了两大碗。放碗前照例都用舌头把碗的里面舔了一遍，一点汁水都不拉下的。

渔乡人家粮食紧张，但鱼是一年到头有的吃。特别是夏天，遇到当天捕到特别多的鱼，卖不出去，加工腌晒又来不及，往往就煮上一大锅鱼当饭吃。有时几乎餐餐顿顿天天吃煮鱼，吃到你闻见煮鱼的味道都要吐的地步。但也许正因为鱼虾吃得多，六宝家虽穷，但哥几个长的都很壮